

孙一奎论治痰证经验简析

肖俐¹ 张宇鹏² 于峰^{2*}

1.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,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一区 6 号, 100078;

2.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)

* 通讯作者: doudouyu@126.com, 13801227847

[摘要] 孙一奎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 其提出“命门动气”的理论, 对中医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著有《赤水玄珠》、《医旨绪余》、《孙氏医案》等书。针对不同病机所导致的痰证, 均拟定了一套与之相应的治疗方法。从脾湿、阴虚火动、食积、气郁等方面简要介绍其治疗痰证的经验。

[关键词] 孙一奎; 痰证; 痰浊

孙一奎(1522—1619), 字文垣, 号东宿, 别号生生子, 孙一奎是我国明代著名医家, 为名医汪机的再传弟子, 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 提出“命门动气”的理论, 对中医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孙一奎著有《赤水玄珠》、《医旨绪余》、《孙氏医案》等书, 其中《孙氏医案》由其子和门人结合孙氏临床经验辑录而成。

痰证泛指痰浊之邪滞留于体内的病证, 痰既是病理产物, 又是致病因素, 痰证涉及临床各科, 包括许多疑难杂症和常见多发病, 具有病种广泛、复杂多变等临床特点, 其为病无处不到, 故向有怪病多痰之说, 是临床上相当棘手的一类病证。孙一奎对痰饮为病相当重视, 在其《孙氏医案》^[1] 398 案当中, 涉及到与痰有关的医案多达 150 余则, 占到医案总数的 1/3 以上。

孙一奎认为, 痰饮为病, 因其“所感不同, 病变甚多, 或为喘, 为咳, 为呕, 为泄, 眩晕嘈烦, 悸忪愆[慢], 寒热疼痛, 肿满挛癖, 癃闭, 痞膈, 如风如癫, 皆痰饮之所致也”(《赤水玄珠·痰饮门》)。因此, “治痰者, 要当察其所来之源”, 方可辨证施治。对于痰饮“所来之源”, 孙一奎在《医旨绪余·论痰为津液脾湿所生》中明确指出: “痰为津液脾湿所生。亦有

因于火, 因于虚, 因于气, 因于食者”, 针对不同病机所导致的痰证, 均拟定了一套与之相应的治疗方法, 对痰证的临床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1 脾湿生痰

孙一奎认为, 痰为津液运行失常所产生。因此, “若脾虚停湿, 则失其健运之常, 不能致精于肺, 遂而成痰, 此脾湿而生痰者也。”这一类病机, 治疗以健脾燥痰为主, 以二陈汤加减。“盖半夏燥脾湿, 陈皮利肺气, 茯苓入手太阴, 利水下行, 甘草调和诸性, 入脾为使, 三味皆燥湿刚悍之剂, 使水行、气下, 湿去、土燥, 痰斯殄矣, 脾斯健矣。……由是知二陈之治痰者, 非治痰也, 是治痰之因于湿也”。

如《孙氏医案》中丁文学令姊晕厥案: “丁文学长令姊, 常患晕厥, 吐痰碗许乃苏, 一月三五发。后又口渴, 五更倒饱, 肠鸣腹疼, 泄泻, 小水短涩, 咳嗽。余脉之, 两寸濡弱, 两关滑大, 此中焦痰积所致也。先与二陈汤, 加苍术、山楂、麦芽以健脾祛湿为臣, 以白芍药止痛为君, 以滑石、泽泻引湿热从小便出为佐, 黄芩为裨佐。十帖, 二阴之痛俱止, 改以六味地黄丸加黄柏、知母、牛膝, 服之而安”。

二陈汤在《孙氏医案》中运用非常多, 约有 40 余

[4] 李英格, 王秀兰, 冬梅, 等. 试论蒙药汤剂与中药汤剂之区别[J].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, 2002, 11(54): 1-2.

[5] 罗布仓. 蒙药学[M]. 赤峰: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6: 260-397.

[6] 白青云.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·蒙医学[M]. 赤峰: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6: 260-397.

[7] 巴根那. 蒙医方剂学[M].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: 102-221.

[8] 蒙药炮制学编写组. 蒙药炮制学[M].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1989: 220-221.

[9] 乌云高娃, 赵玉琴. 蒙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189 例[J].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, 2012, 2(2): 8-9.

[10] 满达, 玉兰. 蒙药治疗关节黄水病 120 例临床观察分析[J].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, 2011, 8(8): 13-14.

[11]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.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·蒙药分册[S]. 2000: 12-25.

[12] 白乙拉. 中华本草·蒙药卷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4: 120-298.

(收稿日期: 2012-06-15; 修回日期: 2012-07-23)

[编辑: 黄健]

案均在不同阶段使用二陈汤加减方剂,可见其在孙一奎痰证治疗中的重要地位。然而孙一奎对二陈汤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,而且极力批评当时医界不辨病机,滥用二陈汤治疗痰证的倾向,称二陈汤乃“峻利之剂”,只适用于“脾湿而生痰者”,其余不可以概用。孙一奎明确指出:“世俗例以二陈统治诸痰,不分寒热。因于湿者,固亦宜矣。……至于火刑肺金,不得下降,而用二陈者,此又失之疏也。……若一例而以二陈治之,吾知脾愈燥,而火愈动,非惟病不能去,而反增其喉痛、声哑、咳嗽、盗汗、烦躁、口渴也已”。

2 阴虚火动生痰

痰证病机除脾湿生痰外,阴虚火动生痰也是很重要的一项。孙一奎对此类病机也非常重视,明确提出,“有阴血不足,阴火上逆,肺受火侮,不得清肃下行,由是津液凝浊,生痰不生血者,此又因阴虚火动而成痰者也”。在治疗原则上,孙一奎认为,应该“因于火则治火,火降金清,秋令乃行,水无壅遏,痰安从生”。

《孙氏医案》中记有王敬泉胸膈饱闷头晕作吐一案:“王敬泉头晕且痛,起则倒仆,胸膈胀闷如绳束缚,呕吐而食饮皆不得入,六脉俱涩,此痰饮挟木火之势而作晕也。先以济生竹茹汤而吐不止,且烦躁发热。再与芦根汤,连进二碗,气稍定。再以吴茱萸一两为末,以鸡子心调涂两足心,引火下行,外用二陈汤加姜汁炒黄芩、黄连、旋覆花、枇杷叶、丁香、白豆仁、槟榔、柴胡,水煎服之。服后热退,大便亦行,头晕呕吐皆止。惟胃脘有一块作痛,仍与前药两剂,而块亦消”。

3 食积生痰

食积生痰也是痰证中较为常见者,“又有食积痰者,饮食过饱则伤脾,脾伤则气馁,气馁则湿停,湿停则痰生矣”。对此孙氏治疗以消食化积为主,“宜以保和丸类治之”。

《孙氏医案》中记有吴九宜早晨泄泻一案:“吴九宜先生,每早晨腹痛泄泻者半年,粪色青,腹膨,……以丹溪保和丸二钱,加备急丸三粒,五更服之,已刻下稠积半桶,胀痛随愈。次日六脉齐见。再以东垣木香化滞汤,调理而安”。

4 气郁生痰

气郁,因情志不舒,气机郁结所致。气郁日久常易引起痰饮的出现,故孙一奎曰:“谓痰之所从来,皆由七情郁结,气道不清,气积生痰”,因此,“人之气道贵乎顺,顺则津液流通,决无痰饮之患”。治疗气郁

生痰,则“必先利气”,“今利其气,使郁结开而气道畅,抑何痰饮之有”。方药则“宜七气汤、越鞠丸之类治之是也”。

《孙氏医案》中记有仲木内人气喘作胀一案:“族侄仲木内人,贤淑妇也。不育多郁,腹胀,左胁不能侧卧,也不能仰卧,仰侧卧即气涌。每午夜背心作胀,气喘,吐痰,发热,必起坐令人揩摩久之始定。面有浮气,右寸关脉滑大有力,此气郁食积痰饮症也。盖忧思伤脾,思则脾气结,气结不行,则五谷之津液皆凝聚为痰,故喘急作胀。先与定喘汤二帖,而无进退。继用核桃肉五钱,杏仁三钱,人参、桑白皮各七分,水煎服之,气喘乃定。惟腹中胀急,改用橘红、半夏曲、木香、白豆仁、郁金、萝卜子、姜连、香附、茯苓四剂,大便痰积随下,腹胀尽消而愈”。

5 其他痰证病机与证治

除以上所述外,孙一奎还提出了多种痰证的病机与证治。

风痰:由表虚皮腠不密,风邪得以乘之,肺气不利,邪郁为热,是以涕涕稠黏。治宜散风利气,如杏仁、枳壳、紫苏、前胡之类。

惊痰:惊则神不守舍,气乱胸中,清浊相干,脉道壅塞,痰遂生焉。故惊痰者,多生心痛颠疾,以牛黄镇心丸之类治之。

冷痰:由脾胃虚弱,不能运化精微,气馁行迟,津液凝滞所致,治宜温暖脾胃,脾充而津液行矣,如干姜、白术等。

肾虚不能制火,津液生痰不能生血者:肾虚不能纳气归原,出而不纳则积,积而不散则痰生焉。以金匱肾气丸之类治之。

中气不足,痰饮积聚者:不可峻用利药,恐胃一伤,凶变莫测。宜当温补,使脾胃充实,痰自流动,如六君子汤之类。

综上所述,孙一奎辨治痰证有着丰富的经验,在理论阐述上博采各家众说,各取其长,在其著作中大量引述朱丹溪、张子和、李东垣、严用和等人论痰饮之精华,又能有所发挥,提出新的见解。尤其是其在《孙氏医案》中保留了大量治疗痰证的成功案例,对治疗痰证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参考文献

[1]韩学杰,张印生.孙一奎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.

(收稿日期:2012-07-20;修回日期:2012-08-30)

[编辑:黄健]